

贾平凹文集

短篇小说 (叁)



- ◎乡里舅家
- ◎晚唱
- ◎一个足球队员
- ◎两个瘦脸男人
- ◎香椿芽儿
- ◎针织姑娘
- ◎鲤鱼杯
- ◎曲径通幽处
- ◎阳光下的绿湖
- ◎……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贾平凹文集. 第3卷/贾平凹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224 - 08498 - 6

I. 贾… II. 贾… III. ①贾平凹—文集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8092 号

贾平凹文集——短篇小说 (三)

作 者 贾平凹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mm 1/16 开 32 印张 1 插页

字 数 456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135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8498 - 6

定 价 49.80 元

《贾平凹文集》编委会

主 编：惠西平 王新民

编 委：（以下均以姓氏笔划为序）

木 南 王新民 王永生 孙见喜 李 星 刘凤禄

全玉玲 宋亚萍 吴秉辉 张孔明 陈长吟 曹 刚

费秉勋 畅广元 惠西平 韩鲁华 鲁 风

总 策 划：刘凤禄 全玉玲 李锦轩

发行总监：王长海 李 村

出版总监：李志清 钟 军

责任编辑：张孔明

第三卷：短篇小说

收作者 1981 年至 1997 年创作的短篇小说 51 篇，从时间跨度可以看出，贾平凹的创作重心它移。1981 年前后的一些作品如《晚唱》《朝拜》等曾引起较大争议；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佳作连连，其中《王满堂》荣获《小说月报》优秀作品奖，《制造声音》获《作家报》组织国内百位作家、评论家、编辑评选的 1997 年全国十佳短篇小说奖和《小说月报》优秀作品奖。

目 录

乡里舅家	(1)
晚唱	(11)
伞	(22)
镜子	(26)
哥俩	(38)
在一个小镇的旅店里	(50)
美	(53)
路过	(61)
香椿芽儿	(69)
任小小和他的舅舅	(77)
生活	(85)
鲤鱼杯	(98)
好了歌	(105)
沙地	(122)
药罐	(145)
朝拜	(148)
房东	(161)
清茶	(173)



小城街口的小店	(180)
两个瘦脸男人	(185)
拉车人	(191)
情	(195)
鬼城	(205)
山坳	(215)
一个足球队员	(224)
蜜子	(235)
阳光下的绿湖	(246)
针织姑娘	(252)
院子	(260)
遗璞	(267)
千爹娘小史	(272)
鸽子	(285)
连理桐	(298)
曲径通幽处	(308)
土炕	(316)
刘官人	(325)
春天	(335)
核桃园	(341)
土地	(349)
水意	(364)
水灾	(383)
油月亮	(412)
双岔树	(423)
王满堂	(438)
刘文清	(442)
制造声音	(447)
玻璃	(453)

目 录

梅花	(459)
读《西厢记》	(471)
小人物	(483)
任氏	(500)

乡里舅家

表妹捎话来说，八舅病了，老是唠叨我去一次，还说如果单位能用小车送送，他会感激我一辈子哩。唉，在老家老故里，八舅是我唯一的亲戚了，虽然我离他并不甚远，因为工作忙，自八妗下世后，一年半载也不曾去过一次的；他早是怨怪我了。我匆匆收拾起自行车来，却好笑八舅的话了：大前年我去他那儿，是单位小车顺路捎去的，如今能有条件让去再送吗？

八舅是住在洛市的北郊的。顶着日头，急急蹬了半天的车才到了村庄。推着院门进去，院里空落落的，几撮鸡毛在那里悄然起伏；西院头的葡萄已经砍了，没了往日的绿意，却垒着了半堵墙；那旁边的井台上，八舅坐在那里，努力地搬着块石头，几次想直起腰来，都未成功，剥了衫子的精瘦脊梁，肋骨便根根可数了。听见响动，他回过头来，分明瘦多了，眼睛滞呆呆地睁得老大，似乎并没有反应，突然间叫了我一声，一股眼泪便落下来：“你来了！你怎么才来呢？司机呢，快让同志进来！”

我说我是骑自行车来的，问他病情，他只是愣着，脸色有些不好看，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说：

“哟，没坐小车？你这孩子，怎么不坐小车呢？”

我笑起八舅怎么这样讲究起来了，就直奔井口，嚷着要打些清花凉水喝喝；八舅却没言语，别转身去。我才站在井口要往下看，瞧那里一点幽幽的天地，蓦地，井里冒出一个头来，只一跳，落在地上，却是表妹了；双手把我抱起来，大声叫着姐姐。

“灵子，快给姐姐舀碗水来！”

灵子霎时褪了笑容，变得异样了，说：“我正在棚井哩。”

“棚井？怎么要棚井？”



“嫌这井水甜呗。”

八舅就拿眼狠狠地窝她；她给我动动眉眼，一扯手，将我拉进旁边的一座厦子房去了。

这房似乎是才盖起的，脊檐极高，粉刷得又十分漂亮，灵子就睡在这里：满墙贴了字儿画儿，那把二胡依然挂在床头；我走近去，弹了一下那弦儿，“嗡”的一声，五音齐发了。

“这弦真好，音乐全蓄在里头。你还常拉吗？”

灵子说：“要不是这二胡，我或许已经死了呢。”

八舅踏门进来，听着不顺耳，骂开了：“你又在说我不是了，我哪一点把你亏待了？这房子我是给谁盖的，我累得一身的病，我能把这房子带到棺材里去吗？”

他又大声地咳嗽起来，喉咙里的一口痰，扯上来，沉下去，丝丝蔓蔓得没个终了。八舅的火气这么大，竟使我有些吃惊了；我赶忙转口夸起这房子来，他似乎才气和了，给我说这椽是怎样从南山运回来的，这瓦又如何托人从窑场挑拣了的……

“这房盖得老高呢。”我说，

“是要高呢。”他说，牵我出来，指着院那边的一座房子，“孩子，人家欺负咱呢，将房撑在咱的面前压咱的风水，我咬了牙，就盖了这房。要比他高哩，咱怎么能不比他高呢？”

他说着，朝着那边的房子唾了一口，一阵风过来，唾沫却吹落在他的脸上。那房子里水泥板搭成的平顶，住的什么人，我是不理会的，只知道早些年来，两院之间，有个豁口，那井是合伙用着的，如今，井却要棚起，在上边筑一道土墙了。

这当儿，灵子在屋里拉起二胡来，她巧极巧极的，一时满院清音凄绝，太阳也姗姗地移过屋脊，蓄满瓦槽，跌下台阶了。我纳闷这么漂亮的人儿，又在妙龄，竟会拉出这般音调？八舅也听得垂下了头，鼻子里有了重重的响涕了。

“她有什么心事吗？”

“……她有什么心事呢？”

八舅突然却冲着厦屋叫道：

“你尽扯什么锯呢?! 赶紧把那口井棚好去!”

二胡并没有停下来，而且更亮地拉了几下，音响才消失了。我走过去，做灵子的帮手，在井下一丈多深的地方，用砖石棚起井口。那井口越棚越小，一股森森的凉气冲上来，灵子显得样子很难过；突然从怀里掏出一面小圆镜儿，握在手心照照，一丢手，扔进井去了。

“那是什么?”

“我的心。”

“你……”

“我把它埋在井里了。”

我不免惊疑了，她却全然不管，拉我跳上地面，便用锨填起那井口，是那么有劲，那么有力，八舅让歇也不去理，只是闷头干着。我一时没词儿去说她，和八舅默默地坐在那里。门道里，正有村里两个老太婆从地里回来，歪身儿在那里喘气，一边扇衣襟取凉，一边说：“这热的天，还要上工?!”

“你是皇宫娘娘了，就不上工了。”

“皇宫娘娘夏天怎么个过法呢?”

“那一定是坐在过风道里，喊：来一碗清花凉水!”

八舅闷头儿发怔，猛地逮住最后一句，没好气地说：

“要喝到村口井去！我就是棚，怪我吗？为了一口水，就把人活得没血没性?!”

两个老太婆一时闭了嘴，哧哧笑着，起身走了。

我觉得好笑，又觉得八舅也太那个了，却又不好说，便顺门出来，在巷道里逛了。这巷道很窄，一溜两行百十户人家，七拐八歪地一直排过去。每一个门楼里，是一处小四合院，房一律人字木架，墙一律胡基砌垒。唯有八舅隔壁那家，水泥板搭成的平顶房，灰白得显眼，那顶台上，十几个花盆摆得巧妙，花事十分地盛呢。我觉得好奇，想进去看看，才要叩门，八舅在那边喊我了。

“俊子，我给你说话!”



我走过去，他却说：

“不要进那家去。”

“那到底是什么人家呢？”

“有钱的。”

“有钱的？”

八舅却闭了嘴，兀自进院去了。我跟着进来，灵子已在那井上开始砌墙，差不多有几尺高了。我们都忙活起来，却谁都不说话，空气沉闷得难受，我终于说：

“八舅，为什么要砌这墙呢？”

“不砌这墙，我看见就生气！”

“那吃水要到村口去，自己不是吃亏吗？”

“我吃亏，他家儿子一上班，他更是吃大亏哩！”

灵子说：“哼，何必呢。”

八舅气又上来了，说：“这么个村子里，谁家盖的是水泥房？谁家顿顿饭炒得吱吱噜噜？谁家出来穿得支棱八板？”

他说着，就又怨开了我：“你也不为舅鼓把劲，人家门前，常常是自行车一停一大片，铃响得满巷子价响，你如果能把小车开进村，放在咱的门口，八舅这病或许就好了呢！”

哟，八舅盼我坐小车来，原来是这般用心啊！突然间，我感到人生的可怜，又感到人生的可怕。这八舅，隔壁和你没牵没扯，为什么这么妒恨人家，而使自己气恼成疾呢？我想好好劝说劝说他，他却在望着自家高高在上的厦房，嘿嘿地笑着。那是得意的笑，残忍的笑，从此，便印在了我的心里，使我永远不敢轻视人生了。

夜里，我睡在表妹的床上，竭力想把白天的事忘掉，我们尽寻着趣儿逗乐，灵子就咯咯咯地喘着气笑。她笑得很美，丰腴的脸上现出酒窝，眼睛扑闪得十分生动了。我突然觉得她是到了青春饱满的时期，问她可有了对象？灵子先是脸红，低头儿不语了，末了说：“我是不谈的了。”

“傻话！”我说，“难道你要在舅家呆一辈子不成？”

“真的，俊姐。”她说，眼睛静静看着我，那再也不是一汪清水，而是

一片雾的颜色了。“我不是把我的心埋在井里了吗？这墙砌得越高，我的心越是埋得深呢。”

说罢，她取下了那把二胡，轻轻地拉开了。

我迷糊了，看着灯芯发呆，小小的怯怯的灯芯儿颤动着，那么不能安宁，昏黄涂在半墙，墙也似乎幽幽地在抖，二胡声在若有若无地浮动，使人心不觉添了几分伤感，几分哀愁了……我琢磨着她的话，倏忽间好像明白了一些什么，问道：“你是说隔壁那家的……”

她手一抖，“啪”地弹断了一根弦，突然扑在我的怀里叫了：“你不要说，你不要说！”

我紧紧地搂住了灵子，一下子全明白了：啊，难道灵子和那家的什么小伙谈恋爱，八舅不同意吗？也正为着不同意，才封了那井，砌起那墙吗？我托起了灵子的泪脸，说：我去向八舅做工作，不能再让他这么过多干涉儿女的事了。灵子却突然哭出了声，说：“不是的，俊姐，我们这事，爸爸还不知道呢。他之所以恶人家，是嫌人家日月过得强，他眼红，他嫉恨。”

“这到底是家什么人呢？”

她说：那隔壁的是个老工人，有着两个儿子。大儿子大学毕业，在一家工厂当工程师。去年老工人退了休，小儿子顶职。家里的日子过得很滋润，为此一村人都疏远了人家，八舅更是翻着脸儿和人家过不去。

“俊姐，你说，人心咋这么可怕呢？”

门外边，八舅在大声咳嗽着，灵子噤了声。八舅推门进来了，说：“你往下说嘛，我哪一点做得不对？亏你没皮没脸的，倒向着人家说话，你和人家能是一路吗？”

我说：“八舅，恼那气干啥？他过他的，咱过咱的，又不是一个锅里搅勺把。”

八舅说：“咳，孩子，说起来舅就有气了，你想想，我和这家几代人的邻居，旧社会我们一块要过饭，他那时一身癞疤，看着就叫人恶心了，解放那年，村里招工，要我去，是我让给了他的。你现在瞧瞧，他倒成了什么人家？”



“人家也是贫农！”灵子说。

“他全忘本了！咱呢，就几代人翻不了身？”

我笑了，说日子好过是好事，共产党就是要家家过上好日子，现在好过的人家，也不是隔壁一家两户的。

八舅说：“别人上了天堂，我看不着，他在我的身边，一样的人，没想他就富了？！”

“人家毕竟是工人么，工人老大哥嘛！”

“屁！谁把他叫老大哥！你去村里看看，谁不捣他脊梁骨骂哩！”

八舅气咻咻地出门进堂屋去了，灵子看看我，眼泪又流了出来。

这个夜里，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躺在床上，看着月光从窗棂上进来；谁家的狗在巷道里吠着……半夜时分，突然有了汽车声，接着是人的脚步声，砖瓦撞击声，狗咬声更大了……一直闹腾到三四点，我才迷迷糊糊睡着了。

天刚亮，八舅用拳头敲打着窗子，喊道：“死睡！还不快起来！”

我们吓了一跳，起床开了门，八舅踉跄着进来，扑沓在座椅上，脸色焦黄得难看。我和灵子忙问他哪儿不舒服，他说：“他们又欺负咱了，孩子！快出门看去！”

我们走出来，院子里静静的，抬头看那隔壁家，也是静静的，只是那水泥平顶房上，堆了一堆砖瓦、水泥：这该是昨夜响动的原因了。我们走回来，说没有人欺负咱呀！八舅圆睁了两眼，吼开了：“把你们这些败家子，败家子啊！你没见那砖瓦在房顶吗？人家又要盖二层楼了，那盖成了，就比咱房高，压住咱了！”

他吼完了，浑身软下来，出了一头的汗，却哭声哭调的了：“我没办法了啊，他欺负我再盖不起房了啊！”

再说不下去，一口痰卡在喉咙，憋得嘴脸乌青。我和灵子慌了手脚，忙扶他上了堂屋床上，灌了热水，就手脚忙乱地一块去医疗站请大夫了。

等我们把大夫请来，八舅却不知什么时候，上在房上，用砍刀砍掉了院墙那边伸过来的树枝；隔壁人家不服，两厢在院门口吵起来，看热闹的人拥了一巷。

“那树妨着你什么了？”

“枝股为什么伸到我院里，你这不是侵占我的领空吗？”

“做事不要太绝了！”

“你也不要欺人太甚！”

“我欺负你什么了？做贼了？抢人了？剥削人了？”

“我也没求乞过你！”

“你不要见不得米汤淳皮嘛！”

“我就见不得，咋？”

“你能来把我杀了？”

“你把我杀了？！”

那家老头气得说不出话来，从口袋掏出一包过滤嘴烟来抽。八舅见了，也在口袋里掏，却并没有掏出烟来，伸了手向身边的一个小伙要，小伙假装没看见，只是高扬头抽他的。八舅一时尴尬，伸出的手收不回来，却就势屈了头，说：“你是大拇指嘛，你有种，你不敢不叫我小拇指头长嘛？！”

看热闹的人都哄地笑起来。八舅反身进了院，一阵要命的咳嗽，便倒在地上了。我和灵子扑进去就扶，他已经手脚冰冷。等放在床上，让大夫注射一针，他一有气了，就骂那缺德的小伙：“你向着那有钱的，想要人家赏你几个子儿？我稀罕你的烟了？我是要验你这没血性的种哩！”

他不停地骂着，灵子怎么劝也不行，一转身，跑回厦房里哭她的娘了，八舅就骂道：“你哭啥呢？我还没死哩！”

我两头劝解，好不容易息了风波。灵子却再没走出厦房，伏在被子上，抽动着肩膀哽咽。我说：“八舅毕竟是老人了，忍着点吧。”

她说：“他总是这样，我要不念惜他年老，我早就出门走了！”

“咳，八舅这脾气怎么变得这么坏了！”

灵子抬起头来，哭着问我：“俊姐，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为什么呢？竟使一对从小友好的朋友成了仇人？竟使几代的亲邻不共戴天？是隔壁那家错呢，还是八舅的不对？或许，还是别的原因，那么，别的什么原因，又一时怎么讲得清啊？！



我说：“这是有了鸿沟了呢。不管怎样，你还年轻，这鸿沟不能再深下去了。”

她给我点点头。说是给八舅做些饭吃，就去瓮里舀水了，但水瓮干着，只好又挑了桶，哐当哐当出门去了。

我看着她样子，怪可怜的，一时手脚沉重。这么坐了一会儿，又感到无聊，顺手拿起她床头的针线包袱，翻开看看，发现有一双绣得很好看的鞋垫儿。那鞋垫儿很大，全然不是做给她的，这是做给谁的呢？想问问她，她一时却不见回来，便出门到了巷头，去看她挑水了。

那井台，在村口的大柳树下，灵子正扳动着辘轳绞水，吱儿吱儿，水绞上来了，却让一个小伙担着走了。小伙顺巷过来，人很帅，一身的劳动服，收拾得贴身合体，将悠悠的水担进隔壁那家门里去了。

那莫非是隔壁老头的儿子，灵子的他吗？我心眼儿一动，正好奇着，那小伙又担了空桶去井台了，灵子接了水桶，竟那么一笑，低头便扳动了辘轳，小伙也近去帮着绞，井绳立时又颤悠悠地动了。

水绞上来了，还是那小伙担着，灵子却跟在后边，那么说着什么，嘁嘁窃窃的，小伙有些激动起来，脚步儿颠颠簸簸，水便湿淋淋地洒了一路。突然间，我觉得我站在这里是很不宜的了，抽身走时，灵子一抬头却看见了，极快地扯了小伙的后襟，眨眼将身子钻在扁担下，那么一耸，水担儿稳稳地落在她肩上，走过来了，说：“他硬要担呢。”脸色彤红，不再看我。

“他是谁？”我笑着说。

她却拿桶来撞我，说：“俊姐！”

我说：“你眼力真不错么，多帅的小伙！你不怕八舅骂你吗？”

她没有回答我，放下了水桶，就痴痴地看起那桶水了，水在桶里摇荡，绽着圆圈儿……渐渐平复了，里边清清楚楚地有了蓝天。她突然扬起了头，看着我的眼睛，问：“俊姐，你说那墙会坍吗？”

亏她竟这么说！我说：“我想，坍的吧。”

“他也这么说呢。”

那小伙已经过来，憨憨地给我笑着。我看着这一对年轻人，心里为他

们祝福；想，墙下面是有井的，能不坍吗？可是等墙坍了，或许那井又复出现，蓄着清花凉水，或许，那再也不是井了，而是垮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地穴了呢。

夜里，八舅病得更重了。躺在床上，一口不离一口地咳嗽，我和灵子就守在床头，一边熬着药罐儿，一边替他捶着后背，守着这夜过去。可是，院门外响起了吵吵声，有人在叫道：“看电视去啊，看电视喽。”接着是噔噔沓沓的脚步声。八舅支起耳朵听了会儿，说：“俊子，出去看看，谁家有了电视机了，日子这么红火?!”

我走出来，见人们都拥在隔壁人家的门口，知道这电视机又是他家的了，就回来说：“是隔壁那家。”

八舅睁大了眼睛，没有说出话来，一脸的痛苦，皮肉开始歪起来，眼睛却慢慢闭上了：“人去的多吗？”他喃喃地说。

我点点头。

八舅突然大颗大颗的泪珠流下来，在脸上纵横了：“他又在欺负我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要买电视机？为什么偏偏在今晚上？他是在逼我死哩啊!”

咳嗽又可怕地响起来，全身往一处缩，灵子吓得哭了，八舅喘着气骂道：“你哭，哭着让他们高兴吗？你要是我的骨肉，你不会拉你的二胡吗？去吧，在院子里拉二胡，把院门大开，让人都到咱的家来吧!”

灵子站在那里，再不哭泣，一时木雕石刻似的，末了，还是出去；不一会儿，院子里响起了二胡声：先是低低地浮动，再就高扬起来，愈来愈快，愈快愈亮，使人不能自己了。立时间，听得见人们叫嚷着来了，脚步声、痰声、笑声、凳子声乱成一片；渐渐一切又归清静，唯有那二胡的音韵，幽幽然然动人心魄。八舅催我出去搬拿凳子，沏茶送水，忙了一通回来，他仄卧在那里，急切切地问：

“人很多吗？”

“坐了半个院子。”

“那好。好。”

我和八舅再没有说话，默默坐着听着，竟不知什么时候，脚步儿牵了身子出来：月亮已经很亮了，满院子的银辉，人们坐在那里，身骨儿差不